

# 科技資本與地方發展的糾葛

## ——以G省T市數據標註基地為例

● 吳桐雨、夏冰青

**摘要：**本研究以G省T市扶貧社區中人工智能數據標註產業的崛起為研究視域，剖析了新興科技資本與國家科技發展戰略在地方層面的互動。透過2019到2020年間對T市「萬家」扶貧社區與科技資本B廠合作模式的民族志觀察，捕捉到科技資本積累與地方扶貧實踐之間的互動機制正經歷一種相對隱秘的轉型過程。文章揭示，由人工智能產業快速擴張催生的數據積累邏輯轉向，成為推動扶貧社區數據標註勞動逐漸商業化、平台化和「脫嵌」的關鍵驅動因素。此外，社區政府隨着數據積累邏輯變化而完成的角色蛻變，亦是形塑數據標註基地性質轉變的決定性因素。科技資本的脫嵌現象同時誘發了勞動生產政體的深層變革：基地的勞動控制正在從一種相對溫和的霸權模式向相對專制的控制模式演化。在數字化工具的推動下，這種脫嵌於社區關係的專制體制遠超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冷酷程度。

**關鍵詞：**數據標註產業 生產政體 數字勞動 人工智能 扶貧社區

### 一 引言

技術與社會關係的交織構成了一個持久的研究議題。從馬克思描述的被工業革命衝擊的社會，到當代信息資本主義的種種複雜現象，我們可以觀察到這樣一種規律：每逢新興技術亮相，總會觸發一場大規模的社會脫嵌。然而，隨着技術愈趨成熟，它將不可避免地被經濟、文化和政治因素重新吸納、整合進既有社會關係<sup>①</sup>。在研究信息與數字技術的領域，學者普遍傾向於採用波蘭尼(Karl Polanyi)的「嵌入」與「脫嵌」理論來分析技術、物質生產、交換機制與社會關係之間的複雜互動。圍繞這一理論，學術討論逐漸劃分成兩個針鋒相對的陣營：一方強調數字技術如何更加有效地推動社會脫嵌，即將經濟邏

輯與物質生產、交換機制從不同社會關係中抽離出來<sup>②</sup>；另一方則引用波蘭尼有關社會「再嵌入」之必然性的論述<sup>③</sup>，試圖描述數字技術的持續發展最終迫使其再度滲透進地方社會結構，並重新嵌入到多元的社會關係中<sup>④</sup>。

本文認為，單純討論數字技術究竟促成了社會的進一步脫嵌，還是引發了社會再嵌入，其實意義不大。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數字技術在當代社會中不僅顯著擴大了「脫嵌—再嵌入」這一鐘擺運動的振幅，同時也縮短了其運動周期<sup>⑤</sup>。具體說來，平台技術控制的核心特徵之一，便是通過其基於算法的供需匹配機制，能夠將市場關係從傳統的社會關係中徹底剝離。平台與工人的關係，不再是基於對個人需求的理解，而是降格為一場由機器主導的供需匹配遊戲。然而，正是這種「算法冷酷」(algorithmic cruelty, 下詳)所導致的深度脫嵌效應，能夠在短期內積累巨大的社會張力，快速觸發強烈的「社會保護運動」。也就是說，在高度抽象化的算法運作邏輯下，脫嵌與再嵌入之間的周期性波動較之以往明顯縮短。以中國外賣平台美團為例，從其成立至今大約十年，便已引發了多次、相當規模的外賣騎手勞動抗爭<sup>⑥</sup>。

在中國情境下，任何周期性鐘擺運動的解讀，都無法繞開政府角色的考量。中國政府在經濟發展中一貫扮演着極為強勢的主導者角色，其行為邏輯成為塑造中國「嵌入—脫嵌」狀態的根本動因。具體而言，政府行為的決策過程是不同時期的多重行政目標，如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經濟利益、財政稅收、就業穩定、社會維穩、扶貧開發及官員個人績效等相互博弈的結果。因此，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政府對社會結構的干預方式展現出顯著的變動性和多樣性。例如，在全球化席捲中國的1990年代，在激烈的「逐底競爭」(race to the bottom)的壓力下<sup>⑦</sup>，經濟利益的優先地位被凸顯，政府的政策導向自然偏向於與資本結盟，以此推動經濟增長。這種結盟導致了社會保護機制的削弱，鐘擺運動急劇轉向「脫嵌」方向<sup>⑧</sup>。然而，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在行為目標與行動邏輯上並非一成不變。例如，自2015年起，我們明顯看到政策重心的轉移——政府開始在經濟利益與維穩、扶貧之間艱難地尋找新的平衡。這種轉向推動了政府在社會保護領域的再介入，某種程度上形成了一種由國家主導的「反向運動」<sup>⑨</sup>。

因此，要理解當下數字技術推動下的鐘擺運動，必須同時考察其運動的速度與政府在這一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說，我們需要深入探討以下幾個關鍵問題：數字技術為何能夠以如此迅猛的勢頭引發社會結構的劇烈動盪？政府在這場鐘擺運動中究竟充當了怎樣的角色？而這一場由技術加持的高頻率鐘擺運動，又將為社會帶來怎樣的後果？

為了探知這些問題，我們的研究選擇了人工智能(AI)數據標註產業作為焦點。該產業作為人工智能發展的核心環節，連接了前沿的人工智能技術與龐大的數據產業，是處於數字技術發展的最前沿產業。數據標註勞動是指通過對圖像、語音和文本等原始數據進行整理、分類和標記，使其成為人工智能算法可識別、理解和利用的訓練材料的專門工作，為人工智能在視覺和自然語言處理等領域的功能提升和性能改進奠定了基礎<sup>⑩</sup>。從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我們的研究團隊進行了為期三年的田野調查，期間訪問了中國